

边关记忆那年那月·那些逝去的和永恒的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滇南边防有“能人”

本期观察 魏小龙

边防官兵，戍边巡逻，周而复始，鲜有惊天动地的大事。然而，这些看似平凡的戍边人，却身手不凡、可敬可亲。近日，记者走进滇南，到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采访，就遇到几位“能人”。

“虎班长”王绪清

“虎班长”，个头不高，虎背熊腰，皮肤黝黑。

戍边9年，“爱军精武标兵”“优秀士兵”“优秀士官”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……各种荣誉，攒了一箩筐，他还是个二等功臣。

“虎班长”之名从何而来？老兵说，因他性格直爽、军事过硬、能打善战，像“小老虎”。也有人称，他性子直，认准的事，说干就干的，确很“虎”。

那次，连队组织丛林战术对抗训练，“虎班长”带“虎队”和另一个优秀班集体“龙队”穿丛林、涉险滩、爬绝壁，全程比拼。凭着虎劲，“虎班长”带队披荆斩棘。然而“龙队”亦非等闲之辈，龙虎之争，高低难分。

黄昏，高山拦住去路。走大路安全，但用时长；山路虽险，胜算却大。

“走山路，怕危险还当兵？”“虎班长”一马当先。天暗路陡，突然，一个身影猛地一翘。原来是开路先锋“虎班长”小腿被竹子戳了一个口子，血流不止。

“虎班长”拒绝搀扶，自行包扎，继续奔袭。“虎队”一举完成夜间穿插任务，先于“龙队”到达目的地。次日，他又率队完成多个课目对决，战胜“龙队”夺冠。

那年，驻地地震。“虎班长”刚执勤归队，来不及休整，便主动请缨，星夜救灾，汗水浸透衣衫，双手磨出血泡，战友们感慨：“真似猛虎！”

长期执勤，与星辰相伴，与山嶺相依，走遍防区角落，虎班长成了“边防通”。那年，他因执行边境维稳处突任务表现突出，荣立二等功；后来，又经层层选拔提干，入军校深造。临行，他嘱托：学成归来，还要戍守脚下这片热土！

差点忘了说，“虎班长”名叫王绪清。

“铁连长”张坤

“铁连长”张坤，素质过硬，一把铁尺量长短，带兵练兵响当当。

那日，带队潜伏丛林4小时，任务结束，“铁连长”背部麻痒难耐，脱衣细看，一“山虱子”钻入肉内，只露虫尾在外。

到驻地卫生院，医生面露难色：虫子钻得深，开刀才能取，但恰逢麻醉药短缺，就须到百里外的县医院。

但“铁连长”坚决不肯转院，医生无奈，开刀取虫，“铁连长”面色不改。

战士刘杰，入伍时是个“小胖墩”，因与连长同乡，想请连长“关照”。没想到“铁连长”带他开起“小灶”：每天5公里越野，俯卧撑、仰卧起坐早晚各百。半年后，刘杰瘦了20余斤，成为连队“训练尖子”。

那年，上等兵邓涛面临退伍，一心想评个“优秀士兵”再回家。虽素质过硬，但为“保险”，邓涛带上香烟拜访连长。“兵心有杆秤，找我也没用。”送礼不成，邓涛忐忑不安。后经民主投票，支部研究，邓涛赢得全连认可，如愿以偿。

后来，张坤晋升副教导员，但大家仍习惯称呼他为“铁连长”。

“金牌王”陈泉

“金牌王”陈泉，在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知名度颇高。各级比武中，他数度揽金，是名副其实的“金牌王”。

陈泉从大学参军，入伍后苦练本领，不足半年，同战友代表军区参加全军军事三项比武，夺得团体冠军。

后来，原军区遣送队员，备战国际特种兵比武。陈泉刻苦训练，获得征战国际赛场资格。出国参赛，陈泉和战友挑战极限，勇夺16项第一，荣立一等功，当年被评为“全军爱军精武标兵”，保送军校学习。

学成归来，陈泉与战士们同吃同住，同娱乐，摸爬滚打，训练场上仍是一马当先。

“一人过硬是单枪匹马，人人过硬才是千军万马。”经特种兵专业训练，又在国际比武中夺冠的陈泉，发挥特长，针对每名战士特点，展开针对性训练。

下士周九林，手榴弹掷总在40多米徘徊。陈泉发现他掷弹时扭腰送胯用力不对，帮他纠正后，周九林成绩突破50米。中士张晓明，据枪不稳，射击成绩起伏不定。陈泉带他一起训，在枪口吊水壶据枪，放弹壳练稳定。半年后，张晓明考核打出48环……

边关，那些永不会逝去的热血青春

郑蜀炎

将年代作为年龄的标志性刻度是一种时尚——00后，90后……然而，任何年代、甚至任何年龄都不是构成青春的唯一证明。记者生涯走军营，履迹见证、笔底所写的许多新闻已经成为历史，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费弗尔所言：“历史既是关于过去的科学，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。”

有一种生活离我们很遥远，有很多情节超越了我们的想见。可无论历史的天空下如何千帆过尽，万里边关那些灿如朝霞的青春，那些激昂燃烧的热血，永远鲜活地记载着戍边人追逐梦想的岁月风华。

青春已经融入壮丽河山

一路欲雨欲烟，走进独龙江，满眼花媚叶明，一片云青水澹。虽有万般风景在眼前，可同行的战友却缓缓地说：应该先到巴城村看看他们。

山谷流云，天高风骤。要去的是独龙族群众称为“圣地”的地方——独龙江烈士陵园。安葬在最高处的张卜是边防部队牺牲在独龙江的第一人。

那年，这位白族小伙子在巡逻途中突发急病，虽然上级立即指示空军空投下了急救药品，可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独龙江，由于没有任何航空资料，投下的药品掉进了茫茫的峡谷江涛间。独龙族群众和战士们点着火把彻夜在山上搜寻，但还是被死神抢先了一步……

有关张卜的事迹，早已语焉不详、难以追溯。伫立在这位24岁牺牲的士兵墓前，那块50多年前用高黎贡山岩石凿出的墓碑早已斑驳不堪，可镌刻着的4个大字依然那么夺目——青春·光荣。

无法考证当时战友们为什么选择了如此简单的铭铭，但这几个字表达的青春情怀和深深眷恋，胜过万语千言，瞬间让我泪流满面。

拥有这般青春与光荣的，还有相继长眠在独龙江畔的另外7名边防战士。万古长空，一朝风月。我记下了这些年轻战友们名字，也记下了他们永远凝固在边疆的年龄——“18-24岁”。

青春已经融入壮丽河山，春风中那些摇曳的花朵，该是他们挥舞的手臂；眼睛仍然在眺望滔滔江水，星空间那些闪烁的微芒，应是他们年轻的曙光。

今天，独龙江已经奏响跨越千年的脱贫之歌，大峡谷“每天都在山歌里醒来”。在这歌声中，我突然明白了碑上铭文的意义——青春，因属于祖国而光荣。



插画：方汉

妈妈笑着说，别忘了回家的路

西方学者说：“人类永远没有死亡的经验。”对于年轻的生命而言死亡则更加陌生，但是，当使命召唤时，拥有青春年华的士兵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做出选择——牺牲、奉献。

平生踪迹少年心。当初的墨脱边防有边防线和无巡逻路，脚踩到哪里，哪里就是路。最远最险的防区需要在路险湍急间徒步往返8昼夜，新兵姚刚向连队提出参加巡逻的理由稚气未脱：再过一星期我就满18岁了，让我把巡逻当作一次“成人礼”。

就在他生日的那一天，奔腾急流上的独木桥骤然断裂，领先探路的他被卷进滚滚浪涛，身后的战友只抓住他那个绿色未褪的背包。

回来后战友们为他办了俩件事：一是帮他出发前写好的《入党申请书》递交给党支部，因为他刚刚满18岁；二是将他的背包，庄重地安放进烈士陵园，然后齐声唱起他常挂在嘴边的当年的一首流行曲《那一年我

17岁》——背起行囊，装着若无其事地告别妈妈；妈妈笑着说，别忘了回家的路……

18岁成人时，他没有回家为妈妈奉食伺衣，不是忘记了回家的路，而是他选择了永远把青春年华留在边关万里……

从此，巡逻路上的“成人礼”被墨脱军人视为最具有凛凛男子汉之气、拳拳赤子之忱的荣誉——新兵入伍后的第一堂教育课就是参加巡逻；入团、入党的宣誓仪式都放在巡逻之前；老兵退伍的告别仪式，就是一次最艰辛的巡逻……

对于功名的“逆行”，对于诚实的执着

关于青春有许多流光溢彩、飞笈斗韵的诗句，但一个22岁年轻战士却用质朴的诚实，告诉我们青春的价值与人品的高贵，是怎样在一个年轻士兵身上熠熠闪亮。

他叫龙勇，是云南边防某部工兵连战士。在一次保卫边疆作战的关键时刻，他从雷区滚过，用身躯为战友们开辟

了冲击路线。战斗胜利了，新闻干事“滚雷英雄”的稿件也写好了。可当他从野战医院醒来后却连声否认：我不是滚雷，只是踩滑了从坡上滚下来……

当时的种种情况和身边的所有人，都无一例外地为其滚雷之举提供着证明。可偏偏他就是毫不松口地反复纠正着，直到把原本确认的“一等功”改为“三等功”、新闻稿件撤回后才罢休。

紧接着，那位新闻干事凭借着新闻敏感又写了一篇《战士龙勇主动纠正误报战功》的消息，被评为当年的《全国好新闻奖》（后来的《中国新闻奖》）一等奖，而作为新闻的当事人，因立功等级达不到安置标准，龙勇带着在雷区留下的伤残，退伍回乡，又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。

对于功名的“逆行”或许成为一种代价，对于诚实的执着或许使青春岁月失去了许多光彩。许多年后，我在大山里的村寨中寻访到了已然白发苍苍的龙勇。当问及对年轻时选择后不后悔时，他那春风释怀的笑容，土得掉渣的话语，仿佛又回到22岁的军营青春——我没有当上英雄，可青春从来无悔；就算是个青萝卜，拔出来也应该留下一个圆圆正正的坑。

那一刻，我想起了华兹华斯的诗句：

“哨位君”说

初夏贺兰山麓，绿树花开，一派生机盎然。

吃过早饭，第76集团军某旅“扶贫工作队”官兵，沿着蜿蜒小路朝泾河村走来。刚到村头，村委副书记丁志国、贫困户杨志贵就迎了上来。“家里的羊，前几天产了三只羊羔。”杨志贵一脸幸福笑容……

这一切，该旅扶贫联络员、上士刘继扬看在眼里、甜在心上。他笑得很开心。

去年，刘继扬跟着“扶贫工作队”第一次到村里了解情况时，杨志贵对这帮解放军一点也不“上心”。“以前‘扶贫工作队’来过不少，有的帮助盖车棚、有的定期发放米面油，但我们的生活还是老样子，走上致富路，离我们有点远。”杨志贵一脸无奈地说。

那阵子，刘继扬几次找杨志贵统计信息，但他一点也不配合，村干部也拿他没办法……

路遥知马力，人心换人心。作为联络员，刘继扬多次上门了解情况、帮助解决问题。久而久之，杨志贵看到了他

的诚心，也被他踏实的为人所感动。“解放军同志，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，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您看看能不能帮我找点事做……”一天，刘继扬又来探望杨志贵，帮他整理完院落，杨志贵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心里话。

杨志贵家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贫困户。用丁志国的话说：“老杨啥时候能脱贫，俺村才算真的脱了贫。”

那年，该旅官兵第一次到杨志贵家时，着实为杨志贵的情况“捏了一把汗”——只有两间土坯房，房门口杵着一把掉光“毛”的扫把，两把已经锈蚀的锄头，诉说着这个老农的贫苦境地。

杨志贵今年63岁，他和老伴“大字不识一个”。除了政府扶助，平时基本没什么收入。去年，杨志贵外出务工不幸被砸伤头部，为了看病，一家人花

光了“家底”……得知杨志贵家中的困难，旅机关专门派人到他家，帮助他搞养殖业。

但是，发展养殖业到底适不适合杨志贵家？官兵们讨论无果，最终想起村里的养殖大户丁志国。

“目前村里老人居多，外出打工不现实，搞养殖还是不错的。”在丁志国看来，给贫困户牛羊，比直接给他们救助金更好，“不仅给了他们脱贫路子，更可以增加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。”

经过讨论研究，养牛投入的成本和精力大、销路窄，不适合这个村，养羊不失为一条好路子。没过多久，官兵们就给每户贫困户送去了7只母羊、1只公羊。

家里有了“扶贫羊”，乡亲们打心里高兴，养得起劲。那天，收到部队送来的8只羊羔，杨志贵紧紧握着官兵们的手，感激地说不出话来。收到“扶贫羊”的第二天，他连早饭都顾不上吃，一大早就出去找有养羊经验的人讨经验……

没过几个月，这几只羊开始产羊羔了，眼看羊一天比一天多，杨志贵又开始发愁了：前期自己搭建的简易羊圈太小，已无法满足正常养羊需求，修个羊圈少说也要万把块钱，哪来的钱修大一点的羊圈？是重修羊圈还是放弃扩大到村委会，拨通了刘继扬的电话。

很快，刘继扬和战友们再一次来到泾河村，对8户贫困户逐户进行走访，了解他们的下一步意愿和打算，并估算了羊圈的建筑面积和费用。在他们的帮扶下，杨志贵家的新羊圈很快修建完

毕，看着宽敞又结实的新羊圈，杨老汉有了新的目标：年底前争取再产出10只羊羔。

杨我这样的家庭，现在不愁吃不愁穿，已经很满足了。”贫困户秦国庆说，“部队之前给大家送羊时，我们还担心过不了多久羊毛都不见了，现在这些羊崽子可是咱们的‘致富羊’，可得好好养着嘛。”看着羊圈里刚出生的几只羊羔嗷嗷待哺，秦国庆笑得合不拢嘴。

杨志贵算了一笔账：卖出去一只羊，除去成本大概可以赚上千元，按照现在的羊群规模，今年收入万元应该不是问题……

眼下，如何让“扶贫羊”卖出好价钱，成了杨志贵面临的新问题，也是下一步刘继扬和战友们“帮扶重点”。

一名“扶贫联络员”的幸福心事

吴晓峰 黄旺民 张颖科

光有了“扶贫羊”，乡亲们打心里高兴，养得起劲。那天，收到部队